



侯德云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侯德云卷

中国小小说

你要深情地 看着我

《饭前饭后》

《细雨绵绵》

《左大夫的右手》

《二姑给过咱一袋面》

《花大姐》

..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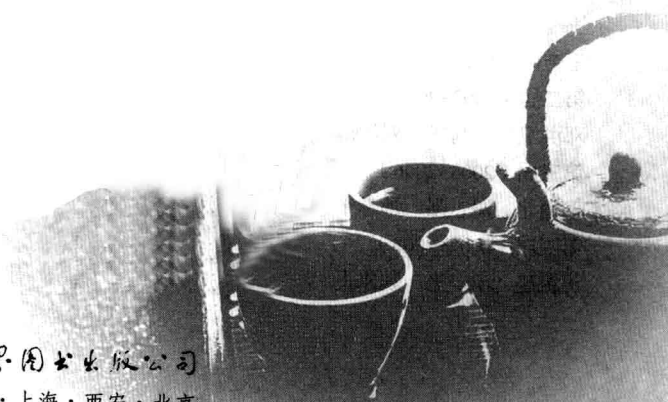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小说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侯德云卷

侯德云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你要深情地 看着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侯德云卷 / 侯德云著. —广州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, 2011. 4

ISBN 978-7-5100-3199-1

I. ①金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1580 号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侯德云卷

主 编: 杨晓敏 刘海涛 秦 俑

策划编辑: 陈名港 陈 岩

责任编辑: 韩海霞

责任技编: 刘上锦

封面设计: 柳国雄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

(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: 020-84451013

http: //www.gdst.com.cn E-mail: pub@gdst.com.cn

印 刷: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2.625

字 数: 111 千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100-3199-1/I·0230

定 价: 26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侯德云, 1966 年出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 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《谁能让我忘记》《轻轻地爱你一生》等作品集八部。在《文学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书屋》《中华读书报》等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文章 200 多万字, 数百篇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等多种选刊及各种文集转载。获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等数十种奖项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, 推介名家, 遴选精品, 2003 年, 由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, 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 1982~2002 年度, 共评选 10 人; 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, 每届评选 5 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, 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, 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 (1982~2002)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 (2003~2004)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 (2005~2006)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 (2007~2008)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, 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写作的深度与智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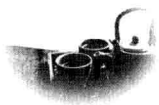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侯德云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，侯德云开始跻身于小小说创作领域，几年间便成为数质兼优的佼佼者。近期的创作，愈显大家气度。我一直以为，德云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，在遣词造句和写作技法上，处处可见古人笔意。表现形式上虽极尽其变化，但终究还是很“中国的”。比如那种略带白描意味的语言叙事方式，把如影相随般携带的对国人劣根性的批判，坚实地融入自己的精神指向。这其实是需要功夫的。语言是形式的仰仗，思想是内容的基石。只要是熟读古典名著尤其唐诗的人，大约会被古人娴熟的写作技巧所折服。因为在貌似简单重复的起承转合、炼句、炼字的结构里，蕴涵着多少才华、智慧和充满个性的迸发、闪烁啊。所谓的一字千金有画龙点睛之效，平地春雷有波涛立见之功。

在小说意境上，德云善于营造情感世界的浓郁氛围，架构出想象的空间来体现文体的风韵；在语言上则多少有些唯美，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淡淡的忧伤；在情怀上，透过潇洒飘逸的文风，放射着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。由于经过长期而刻苦的文学演练，德云具备了优秀小说家的潜质与实力。

诸如能以小见大，表现重大题材的小小说有《冬天的葬礼》、《苦秋》；挖掘国民劣根性，进行人性批判的有《二姑给过咱一袋面》、《汉子》、《幸福的猪肘子》；写心灵漪澜，抒发人间真爱的有《我的大学》、《泉水的歌唱》、《谁能让我忘记》；探索新的结构形式的有《搬石头的人》、《糟糕透顶的理想》等。还有《取暖》、《一个老人的最后情感》、《酒话》等



作品，在选材、构思、语言上，正在形成典型的“侯氏”小小小说的艺术风格。

侯德云的《物流》写得卓尔不群，在物化的生存环境里，当现实的欲望渗透到人的毛孔血肉里时，哪怕作为夫妻，其行为方式也会显得多么令人仓皇而尴尬。学者型作家谢志强在网上对此篇发了随感，颇有见地。我愿摘其主要评价部分，再飨读者：小小说写人物，不能铺张，不可泛谈。选择一个细节即可。《物流》的细节是那条可以拧出汗水的毛巾。德云扣住两个字：缠和拧。缠和拧不是把人物应对生活的劳累、辛苦给写活了吗？配上叙事的腔调，人物的生活节奏也奏出来了。况且，人物寡言，毛巾会替他“说”。以物写人，很有力量。细读，有几处叙述语言，还可以像拧毛巾一样拧出水来。《物流》的重点是渗透到家庭——潜伏到私密的夫妻生活。它表现为货币与性欲的交换。物流，物欲横流也。他的《村西的桥》，继续深挖着落后农民身上的劣根性，以此解读着眼光狭隘和患得患失，永远都走不出私欲的泥沼。主人公用手比画的小圆圈、大圆圈来形容所得的好处多少，是一种农民哲学的狡黠，尤显人物性格的丰满生动。

初读侯德云的《上坡或者下坡》，便不禁哑然一笑。因为我想起张艺谋的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，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《秋菊打官司》形象地再现了秋菊“怎样维权”的全过程，不厌其烦地提示着它的方法、步骤。由于这个题旨非常艰涩和陌生，观者倍感压抑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悲剧。《上坡或者下坡》，同样是我们屡见不鲜的生活故事，却被串缀成“两全其美”又“独善其身”的喜剧。主人公是一个律师，他虽然和常人一样，懂得“救死扶伤、人道主义”的常识，但他更明白，在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的今天，即便是做好事，有时依然会麻烦缠身。好事变成坏事，或许只是瞬间的事。在可能的情况下，他不仅没有袖手旁观，发出廉价的叹息，还精明地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初衷“维权”。虽然这点“智慧”充其量只能算作小聪明，或许有人还会认为是多此一举，可我坚信这种意识，起码离我们普通人的思维，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。读完最后一段，我们

可以思索出点什么意味来。秋菊经过千万坎坷，依然在雪野中憧憬着希望，张艺谋和她解决不了那个沉重的话题。侯德云却被哈哈大笑的律师拉着去喝酒了，因为那是成人之美后未留“后遗症”的畅快。从小说家族的分工上讲，长、中、短篇小说重在展开情节，小小说更适合引爆其焦点。许多小小说作品，有时也会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，可一旦处理起个中端由来，却显得束手无策，不具备足够的手段。要么是无限度的“留白”，让读者费心猜想，要么是以走极端了之。当年评论家胡平先生曾戏谑“中国的小小说和国外的小小说比较起来，在智慧方面的量极不够”。

侯德云对人性的开掘愈见深刻，文笔更加细腻，表现手法也日趋圆熟。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对这个浮躁的物化世界作了深度观察和揭示。当爱情这一人类视为圣洁的花蕊也发生霉变时，所谓的“深情凝视”竟会如此的自私和贪婪，直让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恐惧和无地自容。二十多年过去，当代小小说作家和作品早已度过其幼稚期，至今还有人说小小说出不了名家名篇，我一直怀疑说这话的人要么是阅读量有限，要么自身就是个末流角色的“酸葡萄主义者”。

侯德云的小小说写得好，有关小小说创作的随笔也写得十分精彩。正是这种两栖式的写作方式，使他数度获奖，并赢得众多读者的喜爱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我也格外关注德云的写作情况。近十年来，无论是他的小小说新作，还是那些灵光一现的即兴式随笔，十之八九，我都是第一读者。读书，思考，写作，提高，我见证着一个文学青年逐渐成为名作家的历程。

毫无疑问，写随笔属于理性思维范畴。理性从哪里来，应该是从逻辑、哲学中产生。在显示生活的智慧、体现对艺术本质认识的过程中，需要内在的严谨、连贯和无悖。对于作家而言，虽然创作需要充满激情的个性张扬，但也要有一定程度上的规范、节制和内敛。处理得好，能把理性思维和艺术韵味兼容起来，使之在文学作品中相互辉映。因为，太偏于理性，会使作品概念化，导致想象力贫乏；如果放任艺术的触须跃出理性轨道，则会漫天飞舞，变得支离破碎。

作为一个以写小说为主的作家，德云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些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姿态，似乎随时都在平衡协调着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者之间的关系。许多作家不写此类随笔，也同时训练着理性思考的能力。德云稍有进步的是，他不仅思考着，而且忠实地记录着自己在每个阶段的阅读、写作中所体验到的快感、迷惘和疑问，扬长避短，择善而从，每一次都有所得。渐次由小的量的积累，完成实质上的提升。

在小小说千把字的篇幅里，要写活一两个人物，让它血肉丰满，讲好一个故事，一波三折，微言大义，让读者为之心跳动容，的确不能忽略了观察生活的角度，小视了明辨事物的方法。因为作者在作品中提出问题的深度，解决问题的质量，设计细节的缜密不懈，要通过思想容量的比拼，来显示艺术品位的高低。德云在长时期的比较、甄别和优选中，不断地研究别人，完善自己。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，德云把阅读当做一种体能储备，思考则是选择达到目的的途径，而小说创作，才是积蓄力量后的充分爆发。

德云说：“灯下阅读，是我保持多年的一个习惯。”

他读什么人的书呢，他的标高定在哪里？

读汪曾祺，读出了“关于小说的语言”；

读陈村，读出了“关于小说的结构”；

读鲍昌，读出了小说的诗意；

读贾大山，读出了小说的清凉明净的品质；

读欧·亨利，读出了“精巧的局限”；

等等。

德云的文笔明快且敏感，锐利而雄辩，有感而发，颇显文人风骨，洋溢着自然天纵的诗人气质。既献身于小小说事业，便义无反顾，为之身体力行。要求自己的小小说创作，要有“精品意识”；要求自己的感悟，能够对小小小说的读与写具有某种参照。小小小说文体在文坛正名，或许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行得通，那就是，写出一大批标志性作品，涌现出具有一流创作水平的代表性作家群。如果把德云随笔《我生命中的小小说瞬间》，看作是极端个性化的写作，那么，洋洋洒洒，流泻笔端的二十

多篇《小小小说的×××》，则是为自己的同道鼓与呼了。

因为，这一拨儿作家都是专门写小小小说的。

二十年前的中国文学史上，别说有小小小说作家，就连小小小说这个字眼儿，也稀罕得很。小说有大小之分吗？现在看来，应该有。因为小说家族有长、中、短篇的分类，基本上就是根据字数多少来确定的。作协机构是文坛权威，数届短篇小说评奖都没有2500字以下的入选。也就是说，短篇小说，不包括2500字以下的小说。是2500字以下的小说，尤其是1500字左右的小说不够评选标准吗？我看不尽然。这种叫小小小说的文体不仅存在，有自身的字数限定、结构特征和审美态势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，而且能遍地开花，创作数量大得惊人；有发行几十万册的核心刊物，有成千上万的写作者；更为难得的是，有着稳定的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构成的群体。小小小说的精选本重复印刷，以百篇计的小小说广为流传，被选入多种大、中专教材乃至译介国外。这种类乎全民参与的阅读、写作现象，我称之为平民艺术，是一种复苏的原始性的民间文学情结。

当文学退居社会生活边缘化状态时，诸如美女写作、少年写作、网络写作等，都曾被热切关注过，称之为“现象”。哪怕是昙花一现或刻意炒作，起码给寂寥的文坛带来了一定的活力。不过，权威部门权威人士对风起云涌的小小说创作，对群星璀璨的小小说作家群，了解似乎不够，没有给以更多的关注。即便如此，这一拨儿小小小说新文体的创造者们并没有气馁，几乎可以追溯到当代小小小说在中国发轫的时候起，小小小说的倡导者、编者、作者乃至读者何曾懈怠过呢？所以，但凡在小小小说创作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，差不多都进入了德云的视野。写比自己稍早一些时间进入小小小说领域的优秀作家，如许行、孙方友、王奎山、刘国芳、谢志强、沈祖连、袁炳发、徐慧芬等；写和自己同期开始进行小小小说创作的优秀作家，如陈毓、王海椿、芦芙荭、申永霞、刘黎莹、蔡楠、于德北、珠晶、相裕亭等；写出道晚但起点甚高的优秀作家，如黄建国、宗利华、邓洪卫、海飞、李永康、秦俑、刘公等。

关注和品评同道的创作现状，启示别人，梳理自己，醒人

和自省，是德云打开窗子的写作态度。之所以在数年间，于成批量涌现的小小说作者队伍中，德云能一马当先，笑傲江湖，成为领军人物，与他根植于理性思考的土壤，汲取艺术营养的人生境界是分不开的。

或许是由于个性的原因，德云出于对自己写作天赋的自信，在那本《小小说的眼睛》集子里，略显自负的文字随处可见。在过去的时光以及未来的日子里，见仁见智，也会招人评说。但德云的确写出了数十篇形神兼具的小小说作品，有些篇什被选了又选，被人称为精品，算是不断地印证着他对别人对自己的近乎固执的看法。

小小说文体的产生与繁荣，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艺术的内涵，拓展了文学与人生的外延。小小说作家应该出大家，也能出大家。其标志是，能创作出小小说名篇佳构，有清醒的文体意识，符合特定的理论规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小小说作家可以和长、中、短篇小说的作家并排站在一起，可以和散文、诗歌等其他文体形式的一流作品相对应。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第一辑 | 别样情感

- 冬天的葬礼 / 2
- 泉水的歌唱 / 5
- 谁能让我忘记 / 8
- 我的大学 / 11
- 爸爸的味道 / 14
- 棉衣 / 17
- 大鲤鱼 / 20
- 饭前饭后 / 23
- 看井人 / 26
- 我们村的老地主 / 28
- 我们村的大头宝 / 31
- 回家 / 34
- 童年的白肉片 / 36
- 想不想听听我的忧伤 / 39
- 有水的生活 / 42
- 田园诗 / 45
- 喀秋莎 / 48
- 阳光 / 51
- 岳父和裤子 / 54
- 阳台上的牵牛花 / 57
- 举左手举右手 / 60
- 鞋带 / 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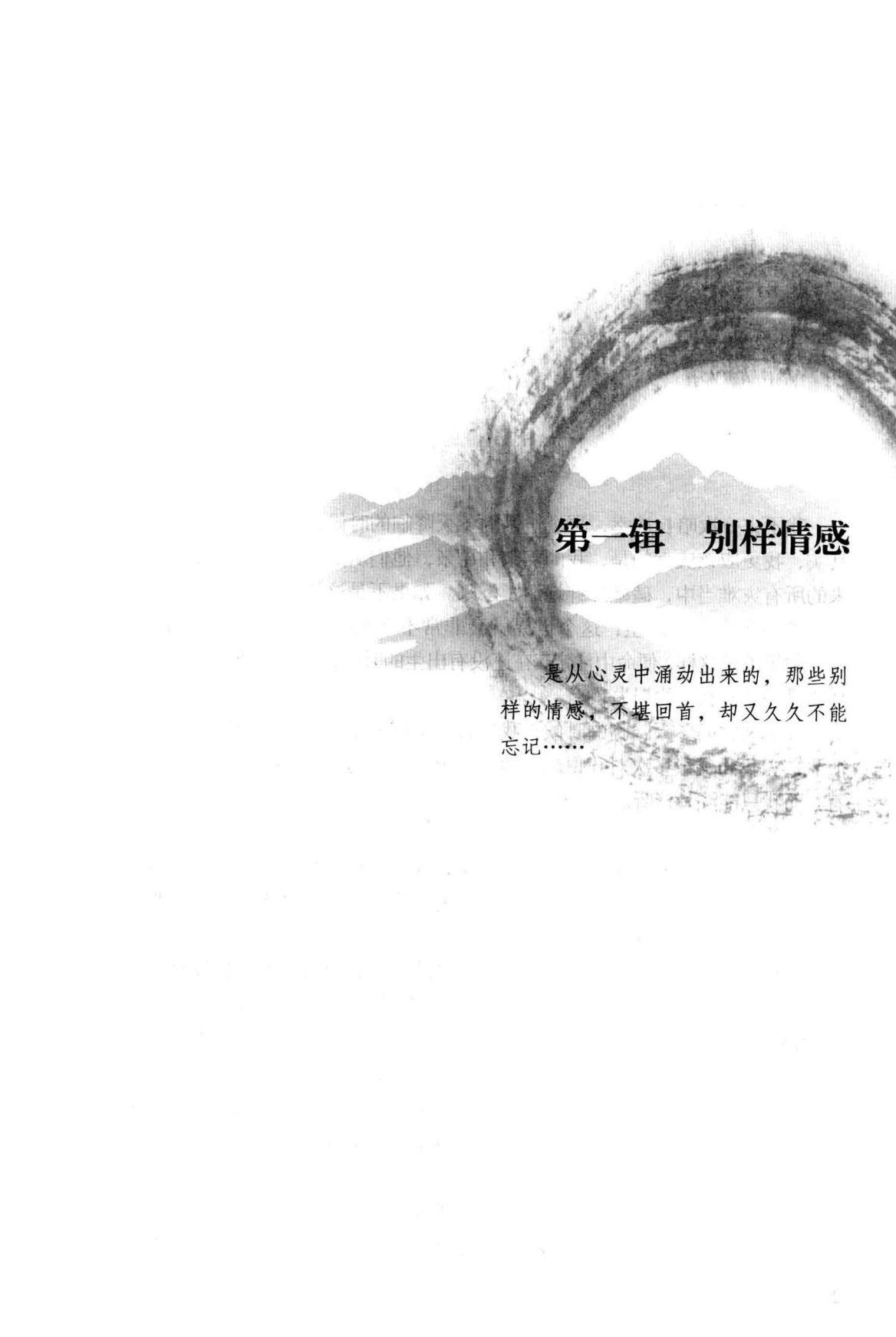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辑 | 另类视角

- 你要深情地看着我 / 68
物流 / 71
下坡或者上坡 / 74
花大姐 / 77
馅饼 / 80
爷爷的福气 / 83
大姐和三妹 / 85
纠纷 / 88
酒肴 / 91
孬种 / 94
泼妇 / 97
去年的温暖 / 99
偷情 / 102
蒙面人 / 105
满月酒 / 108
小偷的忠告 / 111
瞎眉豆 / 114
糖 / 117
串门 / 120
榴弹炮 / 123
灰色条纹 / 126

第三辑 | 灰色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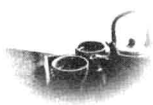
- 二姑给过咱一袋面 / 130
好事 / 133
大姐的心愿 / 136
1960年的甜言蜜语 / 138
石匠的莲花 / 141
师道 / 144
村宝 / 147
歪柳 / 149
睡酒 / 151
细雨绵绵 / 154
鞋里的玉米 / 157
意外 / 160
左大夫的右手 / 163
针尖上的老嫖 / 165
为什么要远远地躲开 / 168
刺儿头 / 171
为骗子开门 / 174
柴禾垛 / 177
贞节碑 / 180
天上掉下个干妹妹 / 183

在文学中永恒地奔跑——侯德云小小说创作论 / 黄棋 刘天平 / 186



第一辑 别样情感

是从心灵中涌动出来的，那些别样的情感，不堪回首，却又久久不能忘记……



冬天的葬礼

我不止一次暗自庆幸，那个饥饿的冬天降临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出生。其实，我更应该庆幸的是，我的父亲和母亲，他们从那个饥饿的冬天所带来的所有灾难当中，磕磕绊绊地活了下来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不会在几年后的一个春天里出生，这个世界就会非常不幸地缺少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便命中注定，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死去了。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啊。

那个饥饿的冬天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村子里所发生的一切，我都了解得很清楚。我的父亲多次对我说起。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喋喋不休地诉说着，而我只能洗耳恭听。

我的父亲说：“那个冬天，多么冷啊。”

那个冬天究竟有多么冷，我无法想象，我也懒得去想象。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里，我们村里的男人们，除了老人和孩子，他们为什么都忙得汗流浹背？

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慌失措袭击了我们的村子。没有粮食，蔬菜也没有。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只有草糠和“淀粉”。所谓的“淀粉”，是用剥去了苞米的苞米棒棒磨成的，我们叫它“苞米骨子淀粉”。那东西很难吃。不过，相对于入口而言，出口的过程更为艰难。每个人，无论是谁，蹲厕所的时间都比往日无数倍地延长了。据说，那滋味比挨饿还难受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在人们不堪忍受“淀粉”的折磨而变得视死如归的时候，一个秘密被发现了。那是一个可以借此活命的秘密，同时也是一个诱惑，一个充满了金灿灿的粮食的诱惑。那个秘密在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村子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。他们在极度兴奋中焦急地等待着，等待着火红的太

阳从东方升起，等待着万丈霞光照耀祖国大地。

在我的童年，我的父亲曾经紧紧拉着我的手走向广阔的原野。我们走过庄稼收割后的土地，走过一面面山坡和树林。一路上，我的父亲不停地用他那粗糙的大手指指点点。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了。

那个令我们全村人都终生难忘的秘密是：从野地鼠洞中可以搞到粮食。那不是别的，是他妈的粮食，是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狗日的粮食啊！

那种迫使我肃穆以对的情景曾反反复复幻化在我的眼前：晨色蒙蒙，村里的男人们默默地扛起铁锹镐头鱼贯而出，他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，他们满怀希望走向冬天的原野……

我的父亲一直连续感慨了几十年。

他说：“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野鼠洞呢？洞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粮食呢？十几斤，几十斤啊！”

当我掌握了油嘴滑舌的技巧之后，我对父亲说：“那是很正常的，当时不是已经传达了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么？”

我的父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，挖开了那么多野鼠洞，却很少直接从洞中挖出野鼠来。他问我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当我的学识已经渊博得在村子里无人可比的时候，我轻而易举地化解





了父亲的疑问。我说，野鼠，也包括其他鼠类，它们的洞穴是很复杂的，有走廊，有粮食储藏室，有卧室，有卫生间，也许还有客厅吧。通常，卧室离卫生间和粮食储藏室都比较远，而且深度不在一个水平线上。

我的父亲不知道我的这点知识是从一本书上偷来的，他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连连点头。

那些可怜的倾家荡产的野鼠们，全都是在树上死去的。它们把自己吊死在树杈上。那年冬天，我们村子周围，几乎每一棵树上都结满了那种让人感到意外的果实。我很担心父亲问我这是怎么回事，但他从来没有问起过。他被那种怪异的景象惊呆了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清醒过来。

在那个饥饿的冬天，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死去。他们靠稀粥活了下来。挨到春天，树叶儿绿了，野菜萌芽了，再过些日子，芳香的槐花开遍了山冈，整个村子呈现出了一派蓬勃的生机。

就是在那个冬天，我们村里却举行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葬礼。在极其悲哀的气氛中，人们摇动树干，野鼠的遗体纷纷而落，如同下了一场冰雹。一个巨大的坟墓埋葬了它们。北风吹过，人们的泪水在脸上结成了晶莹的固体。

我的父亲对我说过，那年，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下雪。在快要立春的时候，也就是在为野鼠们举行葬礼的第二天，下雪了。多么大的雪啊，像一片漫无边际的孝布，覆盖了整个宇宙。

泉水的歌唱

在那个火热的夏天，一个更加火热的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：几天后，兰花花就要到城里上大学了！

兰花花在心里想，离开村子以前，肯定会有一个仪式的，肯定会有，但她想不出仪式的具体内容。会不会像新娘出嫁那样呢？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，真是那样的话，她就可以……想到这里，兰花花的脸蛋儿红了，红得很厉害。

村名叫一滴泉。一滴泉村有一个习俗，谁家有了喜事，都要用泉水搞一个仪式。这个仪式的年龄比兰花花大很多。男娃子娶亲，新郎要用泉水洗脸洗头；女娃子出嫁，不光用泉水洗脸洗头，还要用泉水擦擦身子；谁家来了高贵的客人，要用泉水打一碗荷包蛋给客人吃。一滴泉村的泉水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，必须要经过村委会批准才行。泉眼旁边有人白天晚上守护着，你去偷一滴试试，全村人会用唾沫星子喷死你个狗日的！

一滴泉村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方，这里的人一辈子才能洗上两次澡，生下来的时候洗一次，死去的时候再洗一次。这里的人饮用的是雨水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挖一个蓄水窖，下雨的时候，男女老少都喊着叫着冲进雨中，手忙脚乱地把雨水引到水窖里去。这里的人最盼望的一件事就是下雨，可狗日的老天爷偏偏不爱下雨！

跟周围的十里八村相比，一滴泉村还算是幸运的。村西头的山脚下，有一处长年不断的泉眼，一线亮晶晶的小水从石缝里渗出，亮晶晶地滴下来。让人遗憾的是，泉水滴得极慢，一滴，一滴，一滴，能急死他个干妹子。村里的小娃娃们常常聚到泉眼旁边看光景，一边看一边念叨着：“一滴，一滴，一滴……”一滴泉的名字就是这样被念叨出来的。